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中国共产党党史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 当代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史 大事记
列宁主义 邓小平理论 科学发展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 马克思主义研究部 专题参考 辞典

您的位置: 首页 - 国外流派研究

英国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阶级和社会结构变迁理论述评

周德明

2006-8-28 13:15:06

来源: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英国后马克思主义从后阿尔都塞主义出发,以“话语理论”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加深了70年代末以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阶级政治在西方的“危机”。以米利班德(R.Miliband)的新葛兰西主义国家理论为起点,以辛迪斯(B.Hindess)、赫斯特(P.Q.Hirst)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和琼斯(G.S.Jones)的阶级话语建构理论为中介,英国后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性人物拉克劳(E.Laclau)和墨菲(C.Mouffe)通过他们在70年代末所主张的后阿尔都塞主义、新葛兰西主义的(工人)阶级“链接原则”和霸权理论,最终走向了去阶级化的多元主义的社会话语认同和激进民主政治。

20世纪70年代后期,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成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认为,国家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通过教育、文化、宗教、家庭和日常生活等渠道,把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传导给大众,使工人阶级和大众认同他们的统治,从而取得意识形态上的霸权和统治的合法化。教育、文化、宗教、工会、媒体等都已成为意识形态机器,巩固了统治阶级获得的社会认同,淡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冲突。

米利班德在70年代后期致力于揭露福利国家的阶级本质,他站在新葛兰西主义的立场上指出,国家具有思想文化职能,它推动社会共识的形成,并向公众灌输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即对资本有利的就是对大家都有利的,任何其他生产方式都不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好。同时,米利班德强调国家的政治职能最直接最明显地体现了国家的本质,即国家的阶级性和暴力垄断者身份。虽然近代福利国家制度缓和了阶级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但是镇压仍是国家最明显的职能。国家一方面直接参与阶级冲突,另一方面通过法律为冲突规定各种条件。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具有长期的宪政传统,但是一旦社会发生严重冲突,国家的镇压职能马上就会施展出来。米利班德批判那些主张西方社会没有统治阶级或利益集团的“多元民主”论等资产阶级思潮,指出其实质是否定“国家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制度,它主要的目的是保护社会中特殊的掌权阶级”。此外,米利班德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变化的动态研究,认为有可能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制下通过改良主义获得国家权力。但是共产党执政后必须从各个方面扩大民主,才能保持自己的政权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米利班德的改良主义理论尚未告别阶级政治,体现了左翼民主社会主义的立场。

与要求阶级民主政治的米利班德不同,70年代中期,辛迪斯和赫斯特已经从相信阶级斗争和革命政治的“后1968年”激进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消极的改良主义者。他们“解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科学范畴,彻底抛弃他们先前主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阶级政治,开始接纳以西方代议制民主为基础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与此同时,他们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阶级分析的解释建立在“再现”的概念之上,用“形式上的”、“逻辑性的”纯理论方式解构阶级分析。他们认为,马克思从《雾月十八》起,就预设了“被再现的”的阶级、阶级结构和财产关系以及“再现方式”,即“相对独立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等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者错误地将“再现方式”简化为“被再现的”,其后果是导致了阶级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这一“保守的阶级简化论和本质论”。他们甚至反对“欧洲共产主义”对葛兰西的“非简化的”阶级分析的重新发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阶级政治已经完全不适用于70年代中期以后的西方社会,社会主义者应当彻底扬弃阶级分析,走向西方代议制民主条件下的一种后阶级、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

琼斯则是在其80年代对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史的研究中开始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本体论。他不仅批判马克思,而且批判汤普森,认为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及所有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通病是强调“存在决定意识”的理论二元论,不能解释1847年以后英国工人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不革命性。他认为,不是“存在决定意识”,而是建构在“非指涉性的”阶级话语中的“阶级”,才是对“阶级”的关键把握。在70年代末的“马克思主义危机”以后,他提出应从独特的语言和政治性格,而不是阶级本体论出发来解释宪章运动。宪章主义话语才是理解宪章运动的要害,而这一话语的最大特点是“将罪恶和悲惨诉诸一个政治原因”,其抗争焦点已经不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而是权力。因此,琼斯强调宪章主义的

话语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本体论和社会经济结构分析根本不相容,要求放弃阶级本体论,把“阶级”变成一种话语建构。一些研究者明确指出,琼斯的后马克思主义转向“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涵”,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危机、英国新右派崛起和社会主义政治衰落的表现。琼斯等后马克思主义者指责工人阶级政治在英国已经变成了一种政治保守主义甚至特殊主义,认为社会主义话语不再具有团结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效能。他要求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放弃狭隘的阶级政治观,创新一种新的政治话语以联合多元的进步力量”。

英国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拉克劳和墨菲则告别了后阿尔都塞主义和新葛兰西主义,以话语多元论解构马克思主义,以社会多元主义取代社会主义。受“欧洲共产主义”的影响,拉克劳和墨菲先是接受了新葛兰西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论,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的成功依赖于工人阶级对中间阶层的意识形态霸权。但是,拉克劳指责普兰查斯(N.Poulantzas)将中间阶层理论化为中间阶级正走向一种“阶级简化论”,他认为中间阶层的政治特色不是阶级属性,而在于其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大众民主”成分。他还把所有的“非(工人)阶级”意识形态都纳入“大众民主”的范畴。在70年代中后期,他们分外强调“非阶级”和“大众民主”的重要性,认为实现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在于将所有“大众民主”的因素(如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系统地整合进它的阶级话语中。在这一阶段,他们仍强调意识形态霸权必然是阶级霸权,因为经济“最终”决定阶级政治的必然性。他们仍把对没有阶级属性的中间阶层及其大众民主意识形态的争夺视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基本阶级之间斗争的主要内容。

到70年代末,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存在不应以具体的“阶级话语”,而应以抽象的“链接原则”来理解。在他们看来,工人阶级“链接原则”本身不是话语存在,但却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链接各种潜在的反体制力量以创造工人阶级的霸权。拉克劳和墨菲的“链接原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政治危机的深度,他们实际上是认为,当代西方社会意识形态层面的非阶级和大众民主因素已经压倒了工人阶级话语,社会主义话语不再具有链接大众民主因素的霸权功能。到了80年代,拉克劳和墨菲正式放弃了(工人)阶级霸权论,不再强调马克思主义所确认的工人阶级的特殊政治角色,转而主张一种在话语中不断建构与解构的、没有固定本质的社会认同。他们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彻底扬弃特殊的政治主体,认为新社会运动意味着所有固定的政治主体的不可能性,因此它不应被视为工人阶级的替代物。他们把阶级和社会主义斗争看做是激进多元的民主政治的一环,要求左派放弃阶级政治,并以链接不同的民主政治为首要目标。为了兼顾彼此独立的各种新社会运动的自主性,他们将政治认同简化为社会认同,以非政治的社会多元主义取代了阶级政治,并以“认同政治”解构了一切左派霸权和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尽管拉克劳和墨菲在表面上仍然表示:“每一个激进民主方案必然包括社会主义取向,也就是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实际上在他们的非阶级化的“后社会主义”理论中已经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因素,只有对右派霸权现实的强调和对左派非政治的社会多元主义的推崇。他们的观点十分明确,即“旧”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带来民主,而革命的主体也不再是工人阶级,而是新社会运动的广泛民主力量。因此,西方不再需要社会主义革命,今后的革命是“激进的民主革命”。

(摘自《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转载请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Copyright © 2005 www.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